

# 尋愛

陳旭民 (在讀生)

我身披強殖裝甲，手持 Jedi 光劍，站在第一層地獄的邊緣上，俯望著地獄深處，在我的身後躺著無數個地獄守衛的屍體。而被我用光劍砍去尾巴的地獄判官米諾斯不斷地發出怒吼，卻也不敢再踏上前一步。頭頂上三個紅色、黃色、和綠色的月亮，冷冷地照著無數在冥河旁邊、被眼前景象嚇得呆若木雞的亡靈。地獄裡的寒風吹得更緊了，發出淒厲刺耳的風聲，把冥河刮起了白頭浪。

在我面前那彷彿似碩大無比的圓形漏斗的地獄，陰陰森森，下面有幾點鬼火似的磷光閃動，偶爾幾下光亮的閃電打下來，瞬間照亮了越往下就越窄的地獄深處。大河曾經告訴我，當我凝望著地獄的時候，地獄也會凝望著我，只要想起妳的臉，我就會無所畏懼。於是，我想起了妳那略帶羞怯的笑容，有點神經質地撫摸妳秀髮的小動作，我還記起了妳輕輕吹在我臉上的溫暖的氣息，然後，我張開雙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縱身往前一跳——。

妳還記得我們度蜜月時在梵蒂岡參觀聖伯多祿大教堂嗎？當我們手牽著手，站在米開朗基羅設計的圓形穹窿下昂首而望的時候，溫暖聖潔的光輝從穹窿邊上的方形窗戶徐徐灑落，罩滿我們全身。妳說：「那真像一扇通往天堂的門啊！」然後妳緊緊地抱著我，在我耳邊問：「你會陪我一起上天堂嗎？」我看著妳的眼睛說：「無論妳到了那裡，今生今世，來生來世，我都會伴著妳，永不分離。」妳滿意地笑了，現出兩個深深的梨渦，在我臉上用力地吻了一下，然後在我耳邊悄悄地叮囑：「那你快點信主啊。」那一個吻所帶來的溫熱彷彿到現在還殘留在我的臉上。

我當然永遠不能忘記妳永遠離開我的那一天。法醫說，妳吞服了安眠藥和一大堆鎮靜劑，然後在浴缸裡放了一大潭水，在裡面溺斃的。警察說，妳有憂鬱症和濫藥的病史，加上我有不在場證據，所以死因判斷為自殺，沒有可疑。我一點也不相信。妳這麼愛我，怎麼會忍心拋下我？就算妳真的想不開，怎麼連一封遺書也沒有？

在過去一年，我沒有一刻可以忘記妳。多少個夜晚，我在睡夢中醒轉過來，枕頭上面滿是淚痕，我摸摸身邊的床，彷彿還有妳身體殘留的餘溫。我放下了工作，到處去尋覓妳的音訊。我飄過了茫茫大海，深入臺南鄉下，找到那傳說中靈驗非常的張大媽，聽她問米招魂；我跨越了白雪皚皚的高山，在那人跡罕至的西藏高原上的古廟裡，尋到那早已參透六道輪迴、轉世奧妙的密宗喇嘛，聽他說法；我飛越了波濤洶湧的大洋，在沉浸在晨曦霧靄的恒河旁邊，見到那深明前世今生秘密的靈性導師，向他問道，可惜，這一切都是徒然，直到我在富士山腳下一個小村莊的居酒屋裡遇上了大河原邦男博士。

要是妳看見我初見的大河的模樣，妳一定也會笑出來的。他一頭蓬鬆而斑白的亂髮，滿臉于腮，身子瘦削，披著一件好像很久沒洗而髒兮兮的白袍，就像接連七天七夜沒吃沒睡，剛剛寫完論文的愛因斯坦。他問：「你是在尋找失去的人嗎？」我反問：「你怎麼知道？」他又問：「你聽說過光子力研究所嗎？」我說：「沒有。」他說：「你聽說過通透夢 **Lucid Dream** 嗎？」我說：「沒有。」他說：「那你跟我來，我告訴你怎樣去尋找你那失落了的愛人。」

他說了那些瘋瘋癲癲的話，其實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我不明白為什麼通過通透夢，就可以進入集體潛意識的海洋？我更加不明白，為什麼通過埋藏在潛意識海洋深處的門戶，就可以進入妳所在的世界？難道這個集體潛意識的海洋真的可以把前世今生、孤獨地迷失在時間的荒野裡的靈魂都聯繫起來麼？但我是那麼愛妳，忍受著躺在貌似棺材的金屬容器之中，頭上戴著不知有什麼用途滿布電線的金屬頭盔，但意志一直那麼明確。事實上，像我意志這樣堅強，愛意這麼炙熱的男人，實在沒有幾個。他說，我真的很特別，腦電波那麼強，那麼快就學會在通透夢境中百變騰挪，一忽兒飛上九天攬月，一忽兒潛下五洋捉鱉，飛花落葉都可以轉化為激光刀、鐳射劍、粒子炮，如意所指，百發百中。

然後有一天，他說我已預備好了。我是他的實驗對象，他會通過我的腦電波，觀察我深入潛意識世界後的所思所想，所到之處。我說：「沒關係，只要我可以幫你達到實驗的目的就好了。」他又說：「幾乎漏了一件重要的事，你有信仰嗎？」我說：「有需要嗎？」他眼裡精光一閃，說：「當然當然，古往今來這麼多的前世今生的世界，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道教、拜火教.....要是我沒有擁有和妳同樣的信仰，就不可能在潛意識的海洋裡找到正確的門戶，去到妳所在的世界。」我說：「我不了解這些東西，但我對任何將要發生的事都無懼無怕。」他點點頭，微笑著問：「難道你不知道世上的萬事萬物都是早有了安排的嗎？」我笑道：「我不清楚，但若是只要信，就可以見到妳，我就信。於是我就信了。」

我徐徐地往下飛進那鬼氣森森的無底深淵。我把妳的藍寶石指環緊緊地套在左手尾指上，妳知道嗎，原來藍寶石在地獄裡會發出一線冰藍的光束，直指著它主人的所在。我憑著它的引領，飛過一層又一層的地獄來尋覓妳的踪影，直到第七層地獄中的第二環。迎面撲來的，是鋪天蓋地的女人頭、禿鷹身的地獄妖鳥，在微微的

月色中，我看到牠們的眼睛被憤怒燒得通紅。牠們嘴上的鐵喙，一下子就可以把我的頭蓋骨啄穿，牠們腳上的利爪，轉眼間就可以把我開膛破肚。我懸浮在半空中，伸開雙手，閉上眼睛，按下了米諾夫斯基粒子炮的按鈕。

一大團光芒耀眼的高能量高速度米加粒子從強殖裝甲胸前的炮口激烈噴射而出，照亮了下面整個亡靈森林。這團粒子瞬間膨脹成為一團碩大的火球，撲向正在漫天飛舞的地獄妖鳥。妳知道嗎，這真是一場不公平的大屠殺啊，當我張開眼睛，只見無數渾身著火的妖鳥，就像一大片天際灑下的流星雨，在一片悲鳴聲中急墮地上。

空氣中瀰漫著焦肉味道的亡靈森林顯得特別陰森恐怖。密密匝匝的樹木都是由自殺亡靈化身而成，一枝枝光禿禿的樹丫朝天，像一隻隻無助的手，有的亡靈被獵槍轟掉了半個腦袋，有的亡靈舌頭伸到老長，有的亡靈四肢扭曲，個個都慘不忍睹。

我沿著藍寶石發出的光線的指引，在東北角的一棵樹上找到了妳。妳全身上下都是被那可惡妖鳥啄食的傷口，昔日觸手柔滑的肌膚已化為乾枯的樹幹。我大聲呼喚妳的名字，妳聽不到；我用力搖晃妳的身體，妳感覺不了，直到我用火熱的吻印在妳那乾涸的唇上，妳才慢慢地甦醒過來，然後，妳的身軀從樹幹中剝落出來，倒在我的懷中。

妳看著我，哭著說：「為什麼你這麼晚才來？我等你等好久了。」我說：「對不起，我花了好大功夫才找到這裡來呀。這可不是到維多利亞公園散步，或到泰昌

餅家買新鮮出爐蛋撻那麼簡單輕鬆哦。」妳破涕為笑，問：「你不害怕嗎？」我說：「我怕，但我從來沒有忘記對妳的愛，也沒有忘記我對妳的承諾。」

忽然刮起了一陣陣凜凜刺骨的寒風，我回頭一看，只見一頭龐大無比，有十多層樓高的怪物冉冉飛了上來，原來我們在第七層地獄的激烈打鬥驚動了地獄的主人——撒旦。牠每煽動一下背部彷如蝙蝠的巨大翅膀，就捲起一陣滾滾的風沙，撲面而來，令人張不開眼。牠的頭部長有三塊臉，中間一塊通紅如火，左邊一塊漆黑如墨，右邊一塊明黃如月，突然牠張口噴出一道火柱，從我們的頭頂掠過，點燃了我們身後的樹林，燒起一片熊熊大火，然後，牠仰天癡笑。

我緩緩脫下了已耗盡能量的強殖裝甲。妳牽著我的手，說：「我們都回不去了，你不後悔麼？」我回眸一笑，緊緊地握著妳的手說：「在億萬年無垠的歲月裡，我就只愛妳一人，這又有什麼遺憾呢？」

我明白，我們都回不去了，這是我們的選擇。在浩瀚無涯的集體潛意識的海洋中，在千萬個跨越億萬年前世今生的世界裡，我們偏偏選擇了在這一個世界的這一刻，一起活著。沒有過去，也不會有未來，只有這一刻。

我用另一隻手拔出了 **Jedi** 光劍，把能量輸出推到最高。身後亡靈森林的火越燒越旺，照亮了我倆長長的身影。